



因病痛而才華洋溢的女藝術家 芙烈達 · 卡蘿與草間彌生

Two Female Artists Deriving Brilliant Inspiration from Their Suffering Frida Kahlo and Yayoi Kusama

林芳于 Fang-Yu LIN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研究所美術教育與行政組碩士生

不凡的兩位女藝術家

兩位不同畫風的女性藝術家，在不同的時代與國度中，用自己的生命創作，對抗著病魔，在父權社會下女藝術家燃燒生命發光發熱；她們的創作題材、靈感都與本身的病痛有關，常把自己當作創作主題，也都喜愛打扮自己，穿著鮮豔或華麗的服裝；由於病魔如影隨形，「創作」成為了支持生命不可或缺的一件事；一位是因為車禍造成長年痛痛的墨西哥女畫家 — 芙烈達 · 卡蘿 (Frida Kahlo, 1907-1954)，另一位是自幼即被精神疾病所困擾的日本當代女藝術家 — 草間彌生 (Yayoi Kusama, 1929-)。

芙烈達 · 卡蘿 (Frida Kahlo, 1907.7.6-1954.7.1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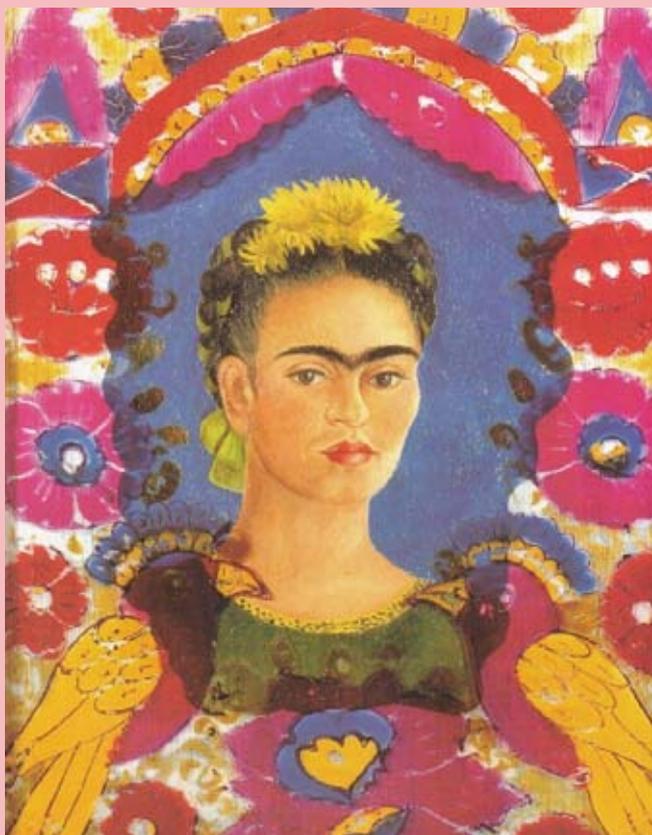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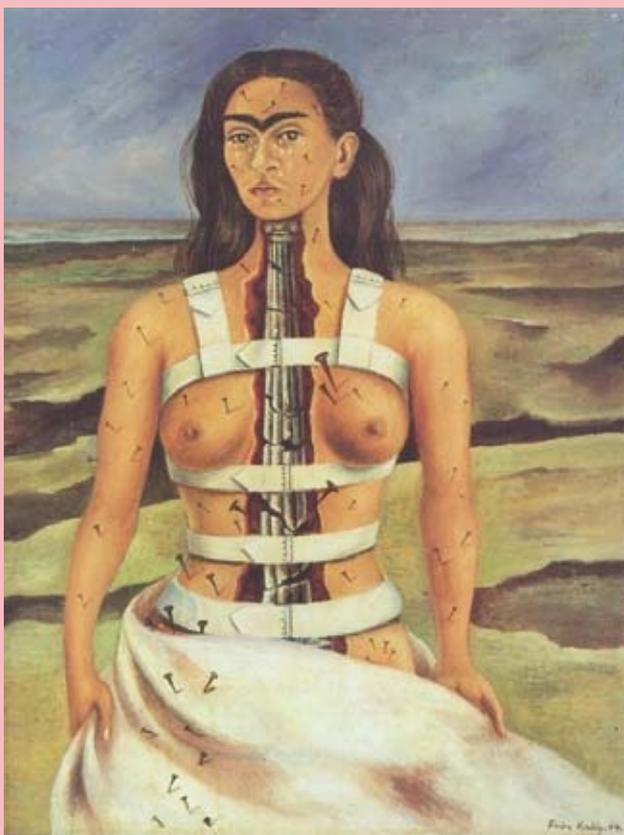
墨西哥女畫家，擁有不凡的一生，是一個性熱情奔放、活潑，魅力十足的女性，認識芙烈達的人形容她為聰慧、幽默而擁有烈火的女性，熱情洋溢、趣味

且相當具有渲染力；十八歲的一場車禍，讓芙烈達的一生與病痛共存，但獨特的性格，讓她在病痛時並沒有墜落在沮喪中，進而造就了不朽的藝術品以及真實又傳奇的一生。自車禍至去世的 29 年間，芙烈達共經歷了 32 次手術來醫治脊椎及右腿，每次的手術與再次復發，都讓她瀕死般的活著。

有三項因素讓她積極地創作：早年車禍中自己鮮血淋漓的鮮明記憶；對於誕生、死亡及生命之主導線的思索；想成為母親的渴望；將這些由病痛延伸出的種種感受揮灑在創作中，因此畫面中常常表達出沉重的痛苦、濃烈的悲傷，讓人感受無比的顫慄與不安，也充滿了畫家個人奇特的幻想、黑色幽默及女性主義，創作中約三分之二為自畫像，以幽默的一字眉為特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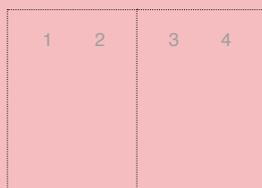
童年與病痛

其實，芙烈達於六歲時即患了小兒麻痺，造成了日後右腳彎曲並發育不全；於是在少女時代的芙烈達，經常穿著長褲、長裙來掩飾自己畸形的右腿，使



得她日後也常以華麗的洋裝長裙來裝扮自己；芙烈達的母親在她出生十一個月後，馬上產下了她的妹妹，她的母親並沒有奶水能哺乳，於是奶媽來哺乳，在形式上的哺乳過程中，缺乏了一層親密的關係，冷漠的印象造成芙烈達一種心中的缺憾；而父親是個攝影師，常陪伴芙烈達到鄉下寫生，以及教導她如何使用相機以及沖洗，也在芙烈達患小兒麻痺後，在九個月長的復原期間特別照顧她，於是芙烈達非常仰慕她的父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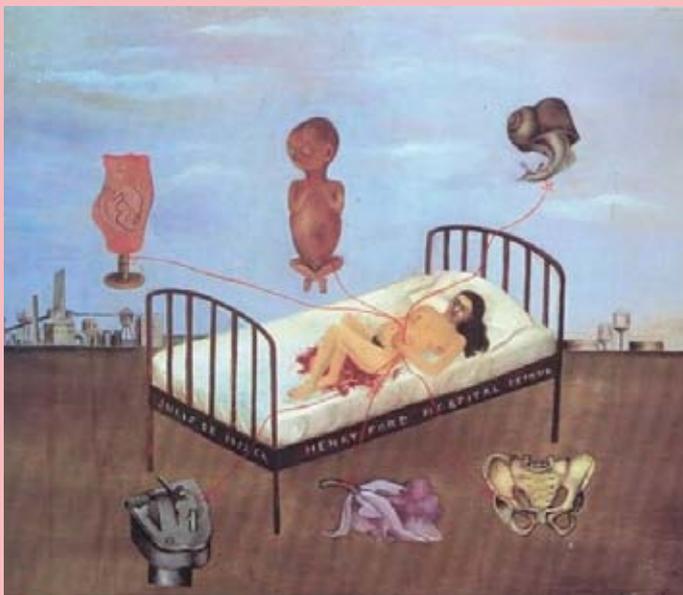
事故發生在一瞬間，但造成的傷害卻是永久的；芙烈達回憶起這場奇異的撞擊，形容為「一場非常安靜、緩慢的車禍，卻傷到了每一個人，尤其是我。」一輛市區電車撞上了一部巴士，這場嚴重的車禍改變了芙烈達的一生；她的腰椎有三處斷裂、鎖骨和第三、四根肋骨斷裂、右腿十一處骨折和左肩脫臼，而最嚴重的是一根鋼製扶手，無情的刺穿了芙烈達的骨盆，造成了三處損傷，也讓生育成為芙烈達不能完成的夢想。車禍讓芙烈達必須裹著石膏模子，長期在病床上靜養，於是她決定開始畫畫。由於裹著石膏模子不能起身坐著，芙烈達的母親特地請了木匠訂製了一



- 1 芙烈達·卡蘿 毀壞的圓柱 1944 油畫 42×33cm
- 2 芙烈達·卡蘿 「框架」自畫像 1938 羅浮宮美術館收藏
- 3 芙烈達·卡蘿 亨利·福特醫院或漂浮的床 1932
- 4 芙烈達·卡蘿 (Frida Kahlo)

個特殊的畫架，讓她在病床上也能躺著畫畫，於是，開始了使她留名青史的繪畫人生。

繪畫是芙烈達對抗生命挫折的一部分，藉著畫畫描繪出傷殘的身心；在畫作中有三分之二是自畫像，芙烈達說：我畫我自己是因為我經常是孤獨的，這是最熟悉的主題。長期臥病在床的病患，將自己視為一個世界，並以自己為作畫主題，自畫像中的自己大多帶著悲傷、淚水或是傷口，帶給觀者深深的悲慟，但畫中的自己卻充滿了意志、尊嚴與皇后般的驕傲姿態。在「毀壞的圓柱」作品中，荒涼又孤獨的背景，有一個傷痕累累的自己，已經迸出裂痕的愛奧尼亞式柱頭圓柱，嵌入在被切開的皮肉中，象徵的是自己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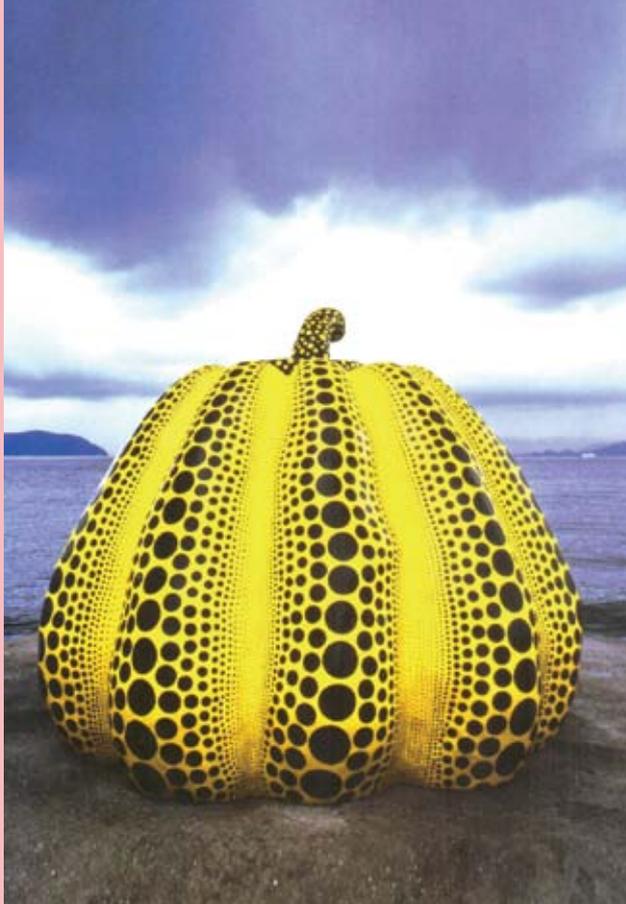
弱受傷的脊柱，倚賴鋼鐵製的護身衣帶環，堅硬的支撐著身體，使她能保持直立狀態，但這卻止不住體內脊柱持續的崩壞；大大小小的釘子布滿臉部和身上，臉上一滴滴的淚珠，讓人感受一種靜靜的痛苦以及孤獨，傳達出脆弱、無助。

畫家的愛戀與無法生育的悲慟

「這一生，我承受了兩起嚴重的意外，一是車禍……另一個意外是迪亞哥。」芙烈達說道。迪亞哥·利弗拉（Diego Rivera）是墨西哥有地位的著名壁畫家，個性狂狷、好出名且風流；兩人陷入熱戀，隨即結婚，芙烈達熱切地希望有自己的孩子，即使知道以自己的健康狀況是不許可的，但她還是不顧一切，有了身孕堅持留下孩子；然而，三個月後還是流產了，極度失望的芙烈達，在作品「亨利福特醫院」記錄了她的真切感受，血淋淋赤裸裸的畫面中，懷了身孕的芙烈達在病床上，流著淚以及大片血跡，以似血管的紅絲帶與六件物品連接，蝸牛象徵著緩慢流產的過程，嬰兒則是象徵失去的孩

子，人體模型及骨盤都顯示了無法懷孕的原因，下方的紫色蘭花是迪亞哥帶來醫院給她的，象徵著情感，最後的機器是調節空氣、壓力的密封機，她將這比喻成自己有缺陷的身體；整個畫面給人無助、感傷以及孤獨，這是芙烈達失去孩子的心情寫照，更深層的悲傷，是知道永遠無法生育的無力感。此外，婚後迪亞哥風流的個性並沒有收斂，由於芙烈達的愛戀維持著兩人的婚姻，直到丈夫與自己的妹妹有染，芙烈達才真正心碎，與迪亞哥離婚；不過，他們都需要彼此，於是一年後與迪亞哥再婚。

最後幾年，芙烈達幾乎在病床上過日子；1950年43歲的芙烈達，病得很重，必須住院，經歷了七次的脊椎開刀手術，即使在病榻中，芙烈達仍然每天盛裝，也會動手彩繪身上的石膏模具，因為芙烈達海派的個性，病房來了許多探病的訪客，好似在病房中開派對，這就是芙烈達；只要醫生許可，她便開始作畫，繪畫已經是精神的來源，創作便支撐著她的意識；即使到生命最後，也要完成了在祖國開個人畫展的夢想；此時，芙烈達病得相當嚴重，以令人驚訝的



方式出現在自己的畫展中，聽從醫生的叮囑不能下床的芙烈達，躺在華麗的床上被抬進展場，參加自己的畫展，即使到生命的盡頭，她仍然保有無比的熱情，隔年，芙烈達離開了人間，留下了不凡的人格以及創作；她生前的日記中最後一句寫道：我希望快樂地離去，並希望永遠不要再回來……

草間彌生 (Yayoi Kusama, 1929-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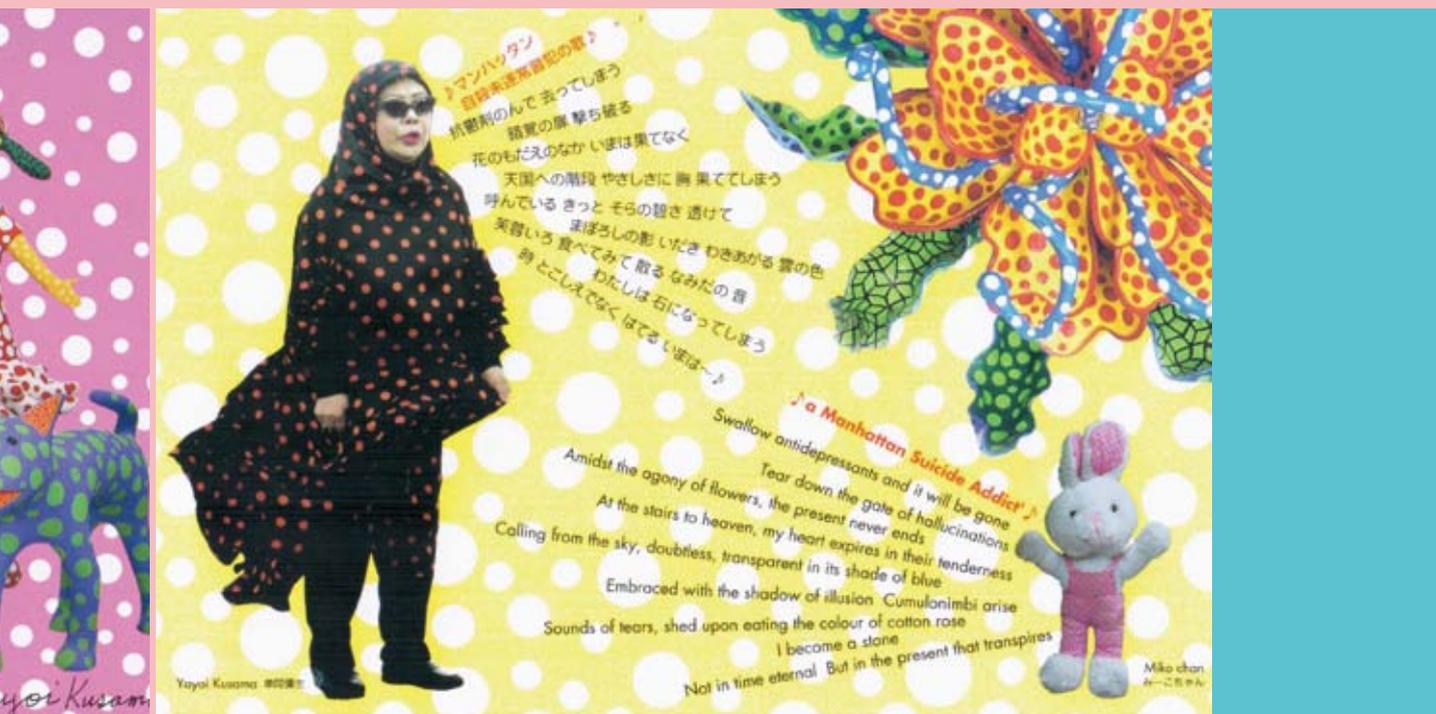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當代女藝術家，被喻為日本現存最重要藝術家，也是第一位單獨代表日本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女性藝術家；最著名的是點點風格及無限延伸的網，這特色其實源於自身的精神疾病，自幼即被大量的幻覺所困擾，常常覺得光線刺眼，還看見藍、紅、白三種顏色旋轉的幻覺，草間會在幻覺消失前把它們畫下來，成為了草間長年創作的動機；草間也鍾愛特別的裝扮，穿上色彩鮮明的圓點服裝，搭配螢光粉紅色的頭髮，創作以及裝扮都有著大膽、前衛、迷幻、可愛的草間風格。現今八十多歲的草間仍持續創作，現居住於精神療養院，堅持每天步行到工作室進行創作，也常向媒體透露，藝術創作是支撐生命的動力。

童年與家庭

草間彌生 1929 年出生於日本長野縣松本市，在戰後，非常傳統且壓抑的環境，生長於富有家庭中，家中從事植物育苗和採種場的事業；因此，我們也可以常常在她的作品中發現嫩芽、小植物的蹤跡；草間的母親個性激烈，而父親是入贅到家裡的養婿，完全不顧家庭又揮霍，草間的母親甚至會要她去跟蹤徹夜不歸的父親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夜裡也是如此，跟丟了，母親便大發雷霆，自小即面對父母每日的爭執以及吵罵，草間就是在父母失和的狀況下長大的；雖然生於富有的家庭，家中也會資助當地的畫家，但草間的母親非常反對自己的女兒成為畫家，若是買洋裝或是和服，不管是多少錢母親都會支持，但絕對不會買畫材和畫布給她；反而是草間的父親贊成她畫圖，還幫草間買了很好的畫筆以及顏料。

幻覺及圓點

小時候幫母親畫的畫像，已經充滿著小圓點。童年的草間常常出現幻聽和幻覺：「某天，一朵一朵的堇花向人一樣擺出不同個性的表情開始跟我說話。它們對我說話，聲音越來越大，大到我的耳朵開始痛。」而這只是個開端，之後的幻覺越來越嚴重，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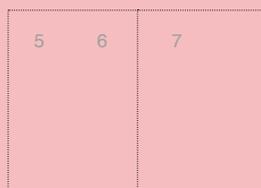


間充滿了紅色的花紋、樓梯一層一層的粉碎了……，這些瀕臨崩潰的感受逐漸累積，變成了創作的靈感，每次遇到這種狀況，草間都會馬上跑回家，把剛剛看到的景象畫到素描簿上，經過描繪出幻覺的這個動作，將驚嚇和恐懼漸漸沉澱，這些經歷都是創作的原點。

當時的精神醫師還不這麼普及，其實草間自幼患有神經性視聽障礙，使她看到的世界彷彿隔著一層網，一層層斑點狀的網鋪滿了草間的眼底，嚴重時還會失去時間、速度，還有語言的能力；在往返現實與幻想之間，草間將這些幻覺轉換成創作，並用這些動作在紙和畫布上畫畫、製作一些奇特的物件，把自己召喚回來；由於精神疾病產生的幻覺，而創作這些無盡的小圓點、斑點，蔓延在草間的作品以及生命中。

南瓜

南瓜是一個重要的主題，小學時，草間喜歡在家中遼闊的採種場玩，到處點綴著小小的南瓜果實和黃色的花，開始注意到南瓜，她覺得南瓜形狀像是一個大肚子，外型實在太可愛，還有強大的精神安定感。因為兒時的經驗，開始對南瓜有了興趣，曾經不顧時間長短，將整個精神花在畫南瓜這件事情上，連覆在



- 5 草間彌生 南瓜 15×10cm
- 6 草間彌生 你好 & 彌生 15×10cm
- 7 草間彌生 歌詩曼哈頓自殺上癮 15×10cm

南瓜表皮上一點一點細細的顆粒，都畫得一清二楚，甚至會花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來處理一個南瓜，或是廢寢忘食。於是，我們可以看到現今有鮮明的色彩以及布滿圓點的南瓜作品，成為了草間彌生的代表作。

生命之於繪畫

「我把視覺或幻覺所產生的片段印象捕捉下來，緊接著把它轉化為我的創作根源。」知覺上的障礙常常讓草間失去時間感，這種症狀其實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，在現實中讓人感覺太痛苦，為了要消除這個感覺，身體便會啟動這個機制，但草間形容這種痛苦比現實的痛苦還要可怕，沒有其他的感覺，只能感受



8 草間彌生 我的未來坐在岩石上 2010 玻璃纖維、石材、不銹鋼骨架、混凝土 H520×W380×L380 cm

自己在受苦；藝術創作對草間來說是一個窗口，將那些病痛所產生種種感受轉化成創作、身心受病痛所撞擊的強度昇華成為藝術；對草間而言，藝術家並不是個特別優秀的工作，她認為任何職業的人，只要一天比一天更靠近自己靈魂的光，就是一種成就；立志成為藝術家是為了戰勝這不合理的世界，也就是要戰勝自己的命運，意識到更多的真理，撥開人世間的混亂與迷惘，這個窗口也支持著草間的生命「對於天天和苦悶、不安、恐懼對抗的我來說，只有持續創作才可以讓我從那種症狀裡面康復過來。」

現今八十多歲的草間仍持續創作，現居住於精神療養院，堅持每天步行到工作室進行創作，藝術創作支撐草間彌生生命的動力。

用藝術與生命真實相遇

兩位女藝術家都有著不凡的一生，「創作」到最後都成為支撐生命的要素，因為病痛，而讓自身深刻的體認到生命的可貴，這些病痛在他們的生命中成為了最特別的經歷，也在這種逆境中有著更深層的體悟；欣賞他們的畫作時並不只是觀看技巧，更要用心感受，將會被畫家的生命歷程所感染，這些作品代表了大時代下所孕育出的精神，女畫家對於父權社會的反動，加上最真實的生命故事；觀者透過這些畫作，讓人感受到對於人生以及鍾愛事物的熱情，那種用盡生命來創作的精神，是絕無僅有的。

(圖片來源：圖 1-4 係取自克滕曼 (Kettenmann, Andrea) (1998):《美麗達·卡蘿 1907-1954: 痛苦與激情》。臺北市: 誠品經銷。圖 5-7 為作者購自台北市立美術館商店之明信片等，該設計深具欣賞教學之意義。圖 8 係作者攝於屏東，管理維護單位為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生物科技園區〔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神農路 1 號〕，該件作品經費為 1200 萬元整。)